

## 致身边的那些“手艺人”

李 晓

我被朋友出的一本黑白照片摄影集感动了。有张照片中，一个松树皮般皱纹的老人，头顶白花花的发，在小镇屋檐下，卖着白花花的豆腐，那天的生意似乎清冷，老人斜靠在门前打瞌睡，鼾口水流在了胸前，这个老人，一生的职业就是卖豆腐，是祖传的手艺。一个上山采中药的老人，蹲在大树下采药，旁边一条蛇昂起头望着它，睁着绿豆般的小眼睛。一个蹒跚的老太太，搀扶着她的老伴儿，提着篮子里扎的鞋垫去小镇赶集的老石拱桥上叫卖。一个中年丧妻的男人，有深深的眼袋，他靠在妻子的坟边喝酒。

在城里，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往往就是凭一身手艺、凭一家店铺，撑起了一辈子的生活，撑起了一个家年年岁岁

的运行。长着山羊胡的老林，废品回收店已开了十多年，他就靠这个店，养活全家五口人，还供儿子研究生毕了业。有次，我看见他把报刊收去以后，戴着老花镜开始读报。后来他知道，我是靠写一点小文章喂养老生活的人。有天，我到老林的废品店去卖报纸，老林从黑漆漆的屋子

里抱出一个剪贴簿，那上面全是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字。老林说，你必须把这些保留下去，这都是你的心血。我动情地一把搂住了老林，他实在是太瘦，身上凸起的硬骨头把我的肚皮也抵疼了。

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有个在正规刊物上长期发表不了文章的业余作家突然站在老林门口说：林老板，我是这个时代的废品，你把我给收去吧。然后顺势往地上一躺说“请你过秤”。老林吓得面如土色，结巴着说，我这里从不收人的。那人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事儿弄得老林一头雾水，我告诉老林，其实，我也是一个废品，只是你不嫌弃我而已。老林拉住我说：兄弟，至少，你还有五十年才报废。

那天，老林买来卤鸭子，我就在他店里喝酒，一只鸭子，差不多都被我啃完了。啃完了鸭子，我才突然感觉生活是多么温润美好。和老林这样的人交往，感觉到人性深处的温暖，把一些悲观、黯淡的浊流给幽幽地冲走了。

开副食店的刘大姐来自乡下，我家的油盐酱醋差不多都是在她店里买。那天，我脸色泛红，大姐关心地问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卖油饼的周三，这个胖子，居然戴着七百度的近视眼镜炸油

条，业余时间还写几句打油诗调侃人生，我喜欢他那憨相，我们都是智商不高的人，很少算计别人的人。胖子炸的油饼，脆，薄，中间还有一个扇形的洞。我有次从海口回来，从机场直奔胖子的油条铺，一口狠狠咬下去，我从油饼的洞里一眼望出去，街市轮廓如在浪中晃动，原来是我眼里有了泪。

卖儿童玩具的老刘，四十多岁了，说话还是奶声奶气的。卖乡村老麦面馒头的仇大嫂，去年除夕，我是在她打烊的店里，吃了一个老馒头才离去的人。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吃上这样一个老馒头，心里才有了踏实，感觉一年的时光，不再是轻飘飘如幻觉过去。还有配钥匙修伞、卖水果、胸衣、窗帘、避孕药、地砖、灯泡小店里的人，我和他们的来往，感觉他们也是在给我的人生提供着无微不至的服务。要是哪天经过他们的店铺，突然发现关了店门，我心里总会怅然若失。

我认识并结交的这些人，他们一生的喜怒哀乐，都悄然隐藏在岁月深处。在光阴的流水潺潺里，在时间砂轮的转动中，他们与自己喂养的生活不离不弃，与自己的命运相依相偎。有时感觉他们，成了我们亲人的一部分。

太阳说  
石头不怕晒  
风雨冰雪说  
石头不怕鞭抽

水说  
石头憨厚  
鸟说  
石头再啄也不怕痛

有一天  
石头开花  
流出忍耐的泪珠  
才知道她是有生命的

一场争辩后的忏悔

黄复兴

## 幸福一直都在线

马亚伟

表妹小慧的QQ一连一个月都是灰的，我猜想，这丫头一定不在线，正没日没夜写稿呢。

小慧是我这十个表妹里过得最“惨”的一个。她刚刚结婚，和老公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没有固定工作，她就在家做自由撰稿人，每月收入有限。小慧老公在外面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只有两千块。两个人别说是买房子，这点钱光过日子都紧巴巴的。

我点开小慧的头像，给她留言：“啥时候出来冒个泡？”没想到她立刻发出了一个“跳跳”的表情，还有一大束鲜花，说：“我一直都在线，只是隐身了。”我赶紧问：“最近过得咋样？”她的话飞快地跳到屏幕上：“好着呢！姐，我写稿之余练拉丁舞呢，不然总坐着身材就变形了。跳舞能保持我良好的气质，嘻嘻……”

我嗔道：“傻丫头，你倒有闲心，也不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怎么过，开开心心过呗！就是钱少点，日子紧吧点。”

其实，小慧没结婚前，有个男人特别喜欢她，一直在追她。那个男人家境好，个子也高。在亲戚们眼里，他是“高富帅”，而小慧现在的老公是“矮矬穷”。小慧却偏偏选中了他，当时大家一致反对，各路亲戚轮番轰炸，想说服小慧。谁知小慧却说：“这个世界上，他是最懂我的人，我非他不嫁！”

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在一次笔会上认识的，她欣赏他的坦率阳光和小才气，他喜欢她的单纯可爱加小清新。就这样，两个人爱得你依我依，最终走到一起。

结婚后的小慧，居无定所，没有固定职业。她的老妈长叹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苦日子你过过就知道啥滋味了。”亲戚们只要聚到一起，就开始为小慧嗟叹，说这丫头太傻。

我在电脑上抛给小慧一句话：“傻丫头，不知道你的幸福什么时候到来。”小慧的话又飞快地弹到屏幕上：“我的幸福一直都在啊！只不过是隐身罢了，你们看不到，可我自己知道。幸福正在与我相拥呢！”

小慧说，她做自由撰稿人，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很享受这种生活。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但因为有爱，租来的房子也是家。尤其是老公把她当成手心里的宝，宠着爱着，还说就这样陪她到老。

小慧还说，未来总是充满光明的。她现在用心写作，已经攻下了几本知名杂志，收入马上就要增加了。老公的工作做得不错，已经升职一次，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值得期待。

听完小慧的话，我恍然明白了。在我们眼中，小慧的日子就像QQ灰暗的状态一样，是不在线的。其实，幸福是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懂。她的幸福一直都在线，只是在隐身而已，别人看不见，她自己却看得见。



泼金撒银 白英 摄

## 那让人欢喜的冷

李 晓

每当西北风在窗上怒吼，冬日的寒冷把整个世界包围，我心底都会生出小小的欢喜，这些欢喜从遥远的童年而来，它因冷而起。

回望童年的冬天，头一件让人欣喜的事，便是由于天气寒冷，早就分房睡的我和妹妹，要重新回到父母的房间，与他们挤在一起。冬天漫漫长夜，我们姐妹又天性活泼，不肯早睡，好性子的父亲就使出浑身解数，哄得我们开心。出字谜，对对子，拍手谣，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玩过这种极“烧脑”的游戏，父亲也会奖励我们一个故事。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常让我们姐妹穿越到遥远的

古代，沉醉在古人的诗情画意里，带着美好的想象进入梦乡。当然，有时母亲也会讲个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笑话。橘黄色的灯光，炉上水壶的热气，屋子的欢声笑语，让人觉得，寒冷仿佛只在另一个世界。

最能带给小孩子乐趣的莫过于玩耍，可饶有趣味的游戏项目偏要等到北风呼啸，飞雪飘零的冬季，才能得以展现。比如滑冰车，就非得等数九天气，冰层变厚，才能一试身手。而堆雪人、打雪仗，则必须等到大雪漫天的日子。所以，那时候，寒冷竟然一直是

我们却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寒冷来袭，还有一件让人欢喜的事情，便是生炉子。当然，少不更事的我们并没有古人“红泥小炉”的诗意，我们所期待的，是那炉灶上的美食。每天晚上，红红的炉盖边缘，总被馋嘴的我们悄悄撒花生仁和瓜子，只一会儿，“噼啪”声响过，就可以享用了。还有那炉坑里的烤红薯，它的香气常常弥漫了整个屋子。美味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有说不尽的欢愉。

时间如水流逝，每一年，我都会与寒冷相逢，在无数个寒意袭人的夜晚，独自回味那些年，那与快乐相伴，与欢喜相随的寒冷，我的心竟然会涌起阵阵暖意，快乐的时光啊，真叫人难忘！